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十六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超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穆穆哩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

者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元有天下
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
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
命是歲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
山曰殺馬關林麓窄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
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
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齊都實第庫庫楚得其說撰為河源
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巴爾濟蘇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

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吐蕃朶甘斯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鄂端譯言星宿也

思本日河

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薩斯嘉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鄂端諾爾

羣流奔轆

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鄂楞諾爾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齊必勒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伊

爾齊與齊必勒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蘭又水東南來名
伊拉齊合流入齊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
思本曰呼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
水流五百餘里注伊爾齊河伊爾齊河源亦出自南山
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二日歧為八九股名伊遜鄂羅木譯言九

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
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
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斯東北有大
雪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譯言騰格哩哈達即崑

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

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崙崙行二十日

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

里與和囉海圖河合和囉海圖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瑪拉噶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崙崙山下番名伊拉瑪博囉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薩斯嘉庫濟克特地河行崙崙

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庫濟及克特二地相屬又三

日地名哈喇伯勒齊爾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

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

思本曰河過克特與伊實巴薩沁河合伊實巴薩沁河源自鐵

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百餘里而與黃河合

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羆羊之類其

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

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喇譯言細黃河也

思本曰哈

喇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蘇水

合流入河

思本曰自哈喇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鄂勒博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

百餘里與奇爾穆蘇河合奇爾穆蘇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

折而西北流又五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百餘里與黃河合

北流約行半月至奎騰州地名必齊勒始有州治官府

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日至積石州

即禹貢積石

此處有誤見首卷禹貢雖指

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

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

思本曰自奇爾穆蘇河與

黃河合又西北流與彭贊河合彭贊河源自彭贊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北薩克達實地與黃河合折

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奎騰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

東流五百餘里過阿勒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果密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

過河州與貢彭河合貢彭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塔布

城銀川站與湟水浩疊河合湟水源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刪丹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餘里與黃河合

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

蓋奇爾穆蘇及奎騰必齊勒也

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勒達地凡

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勒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

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
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
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察納河
合察納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綏德州凡七百
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
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
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
河源自河東朔武州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
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
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
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槩河源東北
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
又東北流過達勒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
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元

史地
理志

河自爾雅山海經淮南子水經皆言出崑崙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們磨哩山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源自出崑崙山元太祖過黃河九度九度在崑崙西南憲宗命弟實喇征西域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至元庚辰世祖命招討使都實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還圖以聞又使其弟庫庫楚馳奏庫庫楚授其說翰林學士潘

昂霄撰河源志可謂詳矣而王文恪鑿辨之以為張
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
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甘英嘗窮臨西海而還
皆未覩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

崑崙之近乎

方中履古
今釋疑

夫潤下水之性也而欲為之防以殺其怒遏其衝不亦
甚難矣哉惟能因其勢而道之可蓄則儲水以備旱暵
之災可洩則瀉水以防水潦之溢則水之患息而于是

蓋有無窮之利焉

元史河渠志

台哈布哈陞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
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
置撩清夫混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之
會用夫屯田其中廢而止

元史台哈布哈傳

元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
岸決委都水監丞馬良弼與本路官同詣相視差丁夫

併力修完之

元史河渠志

是年新鄉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尋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之

流遂絕

禹貢
錐指

元世祖至元九年九月南陽懷孟衛輝順天等郡洺磁

泰安通灤等州淫雨河水並溢圯田廬害稼

元史五
行志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六月太原懷孟河南等路沁河水

涌溢壞民田一千六百七十餘頃衛輝路清河溢損稼

南陽府唐鄧裕嵩四州河水溢損稼

元史五
行志

程思廉為

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至元二十年間衛輝懷孟大水
思廉臨視賑貸全活甚衆水及城不沒者數版即修隄
防露宿督役水不爲患衛人德之遷陝西按察使

元史程思

廉傳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秋南京彰德大名河間順德濟
南等路河水壞田三千頃

元史五行志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三月甲戌雄霸二州及保定諸
縣水泛溢冒官民田發軍民築河隄禦之冬十月辛

亥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調南京民夫二十

萬四千三百二十三人分築堤防

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乙卯汴梁河水泛溢役夫

七千修完故堤

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五月己丑汴梁大霖雨河決襄

邑漂麥禾癸丑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穎二州

皆被害六月壬申睢陽霖雨河溢害稼免其租乙亥以

考城陳留通許杞太康五縣大水及河溢沒民田蠲其

租

元史世紀

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漂蕩麥

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元史河渠志

十二月太

康汴梁二路河溢害稼

元史五行志

先是至元九年河決新鄉縣廣盈倉岸時河猶在新

鄉陽武間也不知何年徙出陽武縣南而新鄉之流

遂絕據史至元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

五處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二所水

道一變蓋在此時矣元大一統志殘缺僅存十之一二

河之所經不可得詳

大抵初由渦至懷遠入淮如明正統十三年決河所行之道後三十

餘歲為泰定元年始行謹撫近志各州縣界中見行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

之河銓次如左黃河自武陟縣南

武陟在懷慶府東一百里河去縣一十里

黃河自武陟縣南至安東入海至今無異

東逕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

滎澤在鄭州北五十里黃河舊去縣十里近時河益南侵直逼縣城獲嘉在衛輝府西南九十里黃河在縣南

六十里東逕原武縣南原武在開封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里

又東逕

陽武縣南

陽武在開封府西北九十里河舊去縣二十里與新鄉分水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

南而縣北之流絕新鄉之流亦絕自北至徐
州城東北黃河所行大抵皆汴水故道也
又東逕延

津縣南

延津在開封府西北九十里

又東逕祥符縣北

祥符即今開封府治河去

城四里其北岸則封丘縣

封丘在開封府北六十里河舊在縣西北四十餘里元時徙經

縣南去縣五十一里

又東逕陳留縣北

陳留在府東少南五里河去縣三十里

又東

逕蘭陽縣北

蘭陽在開封府東北九十里河去縣十五里金時河始流經縣界

又東逕

儀封縣北

儀封在開封府東北一百十五里河去縣二十里黃陵岡在縣東北五十里賈魯治河功

始於此按蘭陽儀封之河舊出其縣北與長垣東明分水
金大定十二年尚書省奏請增築隄岸東明亦在其
中二十七年令沿河州縣官結銜並帶河防而長垣與
馬可證也元至元中河屢決汴梁路遂出蘭陽儀封之

南而長垣東明又東南逕睢州北睢州在歸德府西一百七十里河去

州七里又東南逕考城縣北考城在睢州東北九十里河去縣三里賈魯河在縣

北三十里又東南逕商丘縣北其北岸則曹縣商丘即歸德府治河

在城北三十里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曹縣在山東兗州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在縣南四十里黃陵岡

在縣西南六十里賈魯河在縣西北四十里自黃陵岡至楊青村皆元至正中賈魯所開也又東

逕虞城縣北虞城在歸德府東北六十五里河去縣十五里又東逕夏邑縣

北夏邑在歸德府東一百二十里其北岸則單縣單縣在

州府西南二百十里又東逕碭山縣北碭山在今江南徐州西北一百

七十里河在縣北三十里

又東逕豐縣南

豐縣在徐州西北一百五十里河去縣三十里

又東逕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

沛縣在今徐州西北一百十里蕭縣在徐

州西五十里河在蕭縣北五十里去沛甚近

又東逕徐州北與泗水合

徐州

在今江南布政司西北一千里河自州北東南流至城東北合于泗水泗水自沛縣入州境脩城而東一曰清河又曰泉河其後為運河亦名閘河元初黃河由渦入淮至泰定元年由汴河決入清河自是遂為大河之經

又東南逕靈璧縣北

靈璧在今鳳陽府宿州東一百十里河去縣一百二

十里又東南逕睢寧縣北其北岸則邳州

睢寧在淮安府西三百九

十里河去縣五十里邳州在淮安府西北三百二十里河去州二里

又東逕宿遷縣南

宿遷在邳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四里

又東逕桃源縣北

桃源在淮安府西北

一百十里河去縣百餘步

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

清河縣在淮安府西

少北五十里河去縣一里入淮處謂之清口本名泗口自徐城東北至此皆古泗水為河所奪也

又

東逕山陽縣北

山陽即今淮安府治河去縣五里

又東逕安東縣南而

東北入于海

安東在淮安府東北六十里河去縣二里自清口至此皆古淮水為河所奪也

海自鹽城縣東北逕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黃淮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

蓋自金明昌

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

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于是始

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歲

禹貢
錐指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壬申河溢太康沒民田三十一萬九千八百餘畝免其租八月辛未沁水溢害冀

氏民田免其租

元史世祖本紀

十一月河決祥符義唐灣太康

通許二縣陳潁二州大被其患

元史五行志

張庭珍為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河決灌太康漂溺千里庭珍括商人漁子船及縛木為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活甚衆水入善和門庭珍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

能止乃頽城為堰水既退即發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

免水憂

元史張庭珍傳

博囉歡為河南行中書省汴南諸州莽為巨浸博囉歡躬行決口督有司繕完之三十一年成宗立遷陝西行

省未行留鎮河南

元史博囉歡傳

元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戊申歷城縣大清河水溢壞民

居

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元貞二年九月河決河南杞封丘祥符寧陵襄

邑五縣十月河決開封縣

元史五
行志

元成宗大德元年三月歸德徐州邳州宿遷睢寧鹿邑

三縣河南許州臨潁鄆城等縣睢州襄邑太康扶溝陳

留開封杞等縣河水大溢漂沒田廬

元史五
行志

五月丙寅

河決汴梁發民三萬餘人塞之庚寅漳河溢損民禾稼

七月丁亥河決杞縣蒲口

元史成
宗本紀

河決蒲口臺檄令文

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
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

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洄者六通川者三岸高于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于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

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
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
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
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
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為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
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
故道竟如文言

元史尚文傳

文字周

卿保

定人歷

官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行視事仕終

太子詹事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仕河自杞
縣蒲口則河當自陳留入杞其後河徙而北則自陳留

入蘭陽儀封而
杞縣遂無河矣

元成宗大德二年六月河決蒲口凡九十六所泛溢汴

梁歸德二郡大名東昌平灤等路水

元史五行志

七月大雨

河決壞隄防漂沒歸德數縣禾稼廬舍免其田租一年

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

六所

元史成宗本紀

是年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淮安府志

元成宗大德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浸

歸德府數郡百姓被災差官修築計修七隄二十五處

共長三萬九千九十二步

元史河渠志

是年六月癸丑罷大

名路所獻黃河故道田輸租

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八年五月大名之濬滑德州之齊河霖雨

汴梁之祥符太康衛輝之獲嘉太原之陽武河溢

元史成宗

本紀是年滑州濬州雨水壞民田六百八十餘頃

元史五行志

太原陽

武疑誤

元成宗大德九年六月汴梁陽武縣思齊口河決八月

歸德府寧陵陳留通許扶溝太康杞縣河溢

元史五十七
行志

月陳州之西華河溢八月歸德陳州河溢

元史成
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十年春正月壬戌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元史成
宗本紀

元至大元年七月壬戌皇子和實拉請立總管府領提
舉司四括河南歸德汝寧境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
歲收其租令河南省臣高興總其事中書省臣言瀕河
之地出沒無常遇有退灘則為之主先是有伊克哈瑪爾者

妄稱省括地蠶食其民以有主之田俱為荒地所至騷動民高榮等六百人訴於都省追其驛券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乃獻其地於皇子且河南連歲水災人方闕食若從所請設立官府為害不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元史武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二年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府境已亥河

決汴梁之封丘

元史武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近歲

亳穎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遠慮失于規劃使陂澤
悉為陸地東至杞縣三汊口播河為三分殺其勢蓋亦
有年往歲歸德太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汊遂使三
河之水合而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災由是
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利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即今
水勢趣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
為遠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今之所謂
治水者徒爾議論紛紜咸無良策水監之官既非精選

知河之利害者百無一二雖每年累驛而至名為巡河
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則懵不知訪水勢之利病則
非所習既無實才又不經練乃或妄興事端勞民動衆
阻逆水性翻為後患為今之計莫若于汴梁置都水分
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量存員數頻為
巡視謹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
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自今莫若分監官吏以十月往
與各處官司巡視缺破會計工物督治比年終完來春

分監新官至則一一交割然後代還庶不相誤

元史河梁志

元仁宗皇慶元年五月歸德睢陽縣河溢

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皇慶二年六月癸未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陳

留等縣沒民田廬

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元年六月乙未河決鄭州

元史仁宗本紀

八月河

南等處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汙池多為勢家

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由此觀之非河犯

人人自犯之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司同

相視可以疏闊隄障比至泛溢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村計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修築障水隄堰所擬不一宜委請行省官與本道憲司汴梁路都水分監官及州縣正官親歷按驗從長講議由是委太常丞郭奉政前都水監丞邊承務都水監卿多爾濟河南行省石丞本道廉訪副使扎木齊汴梁判官張承直上自河陰下至陳州與拘該州縣官一同沿河相視開封縣小黃

村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蒔故他處連年潰決各官公議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嘗聞大河自陽武胙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為閉塞正及農忙科椿梢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紀其弊多端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于常年以小黃口

分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最為低窪
潁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為拯救奈下流
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患鄰郡決上
流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事難兩
全當遺小就大如免陳村差稅賑其饑民陳留通許太
康縣被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村河口仍舊通
流外據修築月隄并障水隄閉河口別難擬議于是凡
汴梁所轄州縣河隄或已修治及當疏通與補築者條

列具備

元史河渠志 奉政承務右丞承直皆官階也非人之名作史者之草率如此

元仁宗延祐二年六月河決鄭州壞汜水縣治

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三年四月潁州泰和縣河溢

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五年正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鄂屯言

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潁瀕

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倘

值霖雨水溢倉卒何以防禦方今農隙宜為講究使水

歸故道達于江淮不惟陳潁之民得遂其生竊恐將來

浸灌汴城其害匪輕于是大司農下都水監移文汴梁分監修治自六年二月十一日興工至三月九日工畢

元史河渠志

元仁宗延祐六年六月河間路漳河水溢壞民田

元史五行

志

元仁宗延祐七年七月汴梁路言滎澤縣六月十一日河決塔海莊東隄十步餘橫隄兩重又決數處二十三日夜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本省平章扎木

齋親率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修築

元史河渠志

是歲英宗

即位河決汴梁原武浸灌諸縣

元史英宗本紀

是年河決滎澤又決開封

淮安府志

元英宗至治元年七月彰德臨漳縣漳水溢

元史五行志

元英宗至治二年正月辛巳儀封縣河溢

元史英宗本紀

元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己巳修廣惠牖十有九所

元史英宗

本紀

元泰定元年七月戊申奉元朝邑縣曹州楚丘縣開州

濮陽縣河溢

元史五
行志

元泰定二年二月庚子姚煒以河水屢決請立行都水

監于汴梁倣古法備捍乃命潁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

防事從之三月癸丑修曹州濟陰縣河隄役民丁一萬

八千五百人五月汴梁路十五縣河溢八月衛輝路汲

縣河溢

元史泰定
帝本紀

五月河溢汴梁被災者十有五縣七

月睢州河決

元史五
行志

是年閏月己卯雄州歸信諸縣大

雨河溢被災者萬一千六百五十戶賑銀三萬錠

元史
泰定

紀
帝本

元秦定三年二月歸德府屬縣河決民饑賑糧五萬六千石六月己亥大昌屯河決秋七月庚申河決鄭州陽武縣漂民萬六千五百家賑之檀順等州兩河決溢十月癸酉河水溢汴梁路樂利隄壞役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十二月亳州河溢漂民舍壞田免其租

元史秦定
帝本紀

元秦定四年六月汴梁路河決八月汴梁路扶溝蘭陽縣河溢沒民田廬並賑之是歲汴梁諸屬縣霖雨河決

元史泰定
帝本紀

八月扶溝蘭陽二縣河溢漂民居一千九百

餘家濟寧虞城縣河溢傷稼十二月夏邑縣河溢

元史
五行

志

元

泰定
帝

致和元年三月河決碭山虞城二縣

元史五
行志

元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河決大名路長垣東明二縣沒

民田

元史五
行志

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本縣尹郝承務

言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隄將決不可修築以此

差募民夫剏修護水月堤其功未竟至二十一日水忽

泛溢新舊三隄一時咸決明日外隄復壞急率民閉塞而湍流迅猛所下椿土一掃無遺又舊隄歲久多有缺

壞差夫併工築之

元史河渠志

元文宗至順二年六月彰德屬縣漳水溢

元史文宗本紀

元文宗至順三年五月汴梁之睢州陳州開封之蘭陽

封丘諸縣河水溢

元史文宗本紀

十月丙寅楚丘縣河隄壞發

民丁二千三百五十人修之

元史文宗本紀

元文宗至順四年順帝即位六月黃河大溢河南水災

元史順
帝本紀

元順帝元統元年五月汴梁陽武縣河溢害稼六月黃

河大溢河南水災

元史五行志五

元順帝至元元年河決汴梁封丘縣

元史五行志五

元順帝至元二年五月丙午朔黃河復于故道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元三年六月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

止黃河水溢沒人畜廬舍甚衆

元史順帝本紀

汴梁蘭陽尉氏

二縣歸德府皆河水泛溢

元史五行志五

元順帝至元六年秋七月乙卯奉元路蓋屋縣河水溢

漂流人民

元史順
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二年九月歸德府睢陽縣因黃河為患民

饑賑糶米萬三千五百戶

元史順
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三年五月黃河決白茅口

元史五
行志

元順帝至正四年春正月庚寅河決曹州雇夫萬五千

八百修築之是月河又決汴梁冬十月乙酉詔修黃河

隄堰

元史順
帝本紀

是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

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並河郡
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
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
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
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甚重
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
畧元史河渠志河決白茅隄又決金隄並河郡邑民居昏墊
帝甚患之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

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為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

元史賈魯傳

元順帝至正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十月黃河泛溢

元史五行志

廩惠山哈雅為河南行省右丞時

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騷屬郡亟以不便上言而時宰不

用遷湖廣行省右丞

元史廩惠山哈雅傳

元順帝至正六年五月丁酉黃河決尚書李綱請躬祀

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陰不聽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

元史五志是

年二月詔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以賈魯為都水夏四月辛未河間等路以連年河決水旱相仍戶口消耗乞

減鹽額詔從之

元史順帝本紀

行水金鑑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十七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元順帝至正九年五月庚子詔修黃河金隄民夫日給鈔三貫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元史順帝本紀至正以

來旋修旋決而濟南河間以至豐沛久罹昏墊矣

是年冬托克托既復為丞相慨

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

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為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

二策見前

至是復以二

策對托克托趨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

元史河渠志

元順帝至正十年十二月辛卯以大司農圖魯等兼領

都水監集河防正官議黃河便益事

元史順帝本紀

至正中成遵為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為巨

浸或言當築隄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
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
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偕大司農圖魯行視河議其疏塞
之方以聞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
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
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托克托已
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圖魯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
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

有重於河患者托克托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遵曰修河之後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者公其毋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為大都河間都轉運使

元史成遵傳

思誠為河間府總管時河水頻溢決鐵燈千鐵燈千真定境也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隄晝夜督工期月而塞復築夾隄於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

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
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
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
貧不能償思誠連請於朝除之

元史王思誠傳
思誠至治元年進士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賈魯以
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
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
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繕

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
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
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
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
有差賜丞相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
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為河平之
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
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

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懼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醴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闊之

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墮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墾星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

故道之深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壑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

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堦墾生地八里面廣
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堦至哈只
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
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
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
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
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
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

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併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創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橛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

舊堤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梢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培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于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

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
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
百三十步內創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
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
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二十
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隄竝行作西埽者
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
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

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絢
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
麻簾大緯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于
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于綿腰索之上
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
人立其上而號于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
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
或互為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

或置之臺中鐵猫大槩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
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土復以
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為埽臺
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
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
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
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
繫以竹纜其兩旁竝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

索繫于樁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
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
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
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薶罌隨以管心長索
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
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
埽密罌于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
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

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洧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

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創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創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

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

索竹絙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于上流礮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槪上每絙或礮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撐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

鑿立船首尾岸上搥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
水入舟沈過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
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塼
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
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沈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
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
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
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

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
降深淺叵測于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
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飀
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栗衆議騰
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
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工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
于隄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

管心大索繫前埽碓後闌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
繫小埽碓前闌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于所
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
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
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
具曰輓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蘊前埽之旁每置一輓
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
木上密罌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

于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歩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歩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

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伊斯喇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沈大船百有二十鐵纜

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筏以斤計者十有五
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
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稽扶椿鐵叉鐵
吊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
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
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
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
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

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又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避害托克托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恤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執史氏者有所考

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于上下因循狃于晏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于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今故具錄玄所

紀庶來者得以詳焉

元史河渠志

河決白茅隄又決金隄方

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托克托用賈魯計請塞之
以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為大臣者職
當分憂然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
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乃奏以魯
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築決隄河復故道凡八月功

成

元史托克托傳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

多實少故罕成跡唯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嘗橫潰為患斯言也尤為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于不能達溢生于無所容徙潰者決之小也汎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

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
蓋由于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
小補耳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
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河陂以瀦漫波其
次則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足以容
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濶下之性必東之

勢得矣

陸深續
停驂錄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為賈魯故宅中庭古松十餘株

皆當時物也天朝平定山西宅沒入官以其壯麗不忍毀即以爲驛壁間題詩云賈魯修黃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亟疾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則後世亦有公論固不可得而盡非之

蔣仲舒堯山堂外記 按元史賈魯本傳魯字友德高平人以明經

領鄉薦泰定初恩授東平教授歷工部郎中行都水監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論功起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贈魯先臣三世尋拜中書左丞從托克托平徐州托克托既旋師命魯追餘黨攻濠州卒於軍有旨賜文鈔五百錠以給葬事魯之功名令終其所治之河今多遷改然在當時其功甚偉至今猶賴之後人不

讀書遂謂魯治河以速元亡曹玉珂作河志至謂魯治河即漢賈讓之譬止兒啼者止之即止然啼止即斃其荼毒浮於宋回河諸人嗚呼亦冤甚矣

昔賈魯治河用沉舟之法人皆稱之明萬歷間僉事俞汝為奏議以為塞決簡便之用無如此者臣竊嘗疑之夫河底淺深坦陷不一惟草柳性柔一經壓擠則周遭充滿故塞決必用埽今以至平之舟底而沉之淺深坦陷不一之湍流則埽根透溜之患必有不俟終日而見者然以魯之才其成功如此必非孟浪

姑試之因于至正河防記沉思尋繹者累日方恍然知魯之沉舟蓋以之代壩而逼水非以之塞決而合龍也蓋彼時故河業已通流但決河勢大水流多于故河十之八又適當秋漲洄漩湍急埽不能下又其上逼水三隄短弱而勢不支恐埽行一遲水盡湧決決則故河復淤前功盡隳因急沉舟為壩以逼之所謂搶救也故前則曰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後則曰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此並舉之三道乃加

築前短弱之三隄也迨至船埽四隄並就河勢南流
然後塞決耳不然魯于九月七日沉舟而龍口之合
何以直至十一月十一日邪雖然臣以魯于是役也
有三忌焉魯自受命以及回朝僅踰半載昏曉百刻
役夫分番無少間斷不恤民力一也築隄塞決正值
伏秋用工于河流暴漲之候不審天時二也廢農冒
暑聚十數萬軍民于一路不念國家隱憂三也蓋魯
惟上恃君相之信任下恃其強敏果敢之才氣力排

羣議犯三忌以成功蓋以之治河則有餘以之體國則不足宋濂等諸臣修元史因石人一眼之事意坐以亡元之罪則過矣夫石人一眼之謠是亦大澤中篝火狐鳴之類殆韓山童李芝麻等所為耳何足據哉然而元之亡即不因魯母乃火將然而投之燧耶

靳輔治
河書

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為魯能竭其心思知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

君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為會通所窘
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魯
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乎其大才而小
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入宿胥故瀆當無
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跡者生明帝之世亦
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
等烈哉所遭不偶功成而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為口

實余深痛之

禹貢
錐指

賈魯治河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堦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約蘇和爾托噶同知樞密院事哈斯以兵

鎮之

元史順帝本紀 哈只口在今歸德府楊青村在今曹縣

賈魯河自黃陵南達白茅放于黃堦等口即今賈魯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堦在單縣萬歷丙申黃堦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蓋即元人所挑

矣

穀山筆塵

黃河故道自虞城以下蕭縣以上夏邑以北碭山以南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堙趙家園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所復

故道

河防一覽

賈魯河在東明縣南六十里斷頭隄元漕運所也賈

魯所開故名

直隸通志

鄭州北有賈魯河自滎澤縣流入又東入中牟縣岸其源有三西源自密之聖水峪中源自滎陽之煖泉

冰泉東源自州境之九仙廟合于張家村名曰合河
至京水鎮曰京水河又北受須索二水曰雙橋河元
末命賈魯疏治以通漕起鄭州至朱仙鎮皆名賈魯
河儀封縣東北有黃陵岡與山東曹縣接界賈魯于
黃陵岡開黃河故道今為黃河要害賈魯河在黃陵
岡南二里曹縣西南有黃陵岡賈魯開黃河故道始
此西北有賈魯河嘉靖前猶有運道自黃陵岡塞而
此河遂填其南為大河洪流矣

目遊四海記 歷觀
諸書大約自河南開

封之儀封歸德府之睢縣考城商丘虞城夏邑山東兗州府之單縣曹縣至江南徐州而止故弘治中河撫徐恪疏云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今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浚之使之由徐入淮又萬歷中科臣楊應文上疏議開趙渠蓋商丘虞城而下至於徐州元賈魯故道也據此則賈魯治河之功至今猶烈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七月河決歸德府永城縣壞黃陵

岡岸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丙寅以河復故道大赦天

下

元史順帝本紀道也因前一年永城

按河復故道者即賈魯所開之河河決壞黃陵岡岸至是修復之

故頒赦天下亦托克托
丞相之張大其事也

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
後患乃為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
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
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
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泣涕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
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
焉載歸復葬之

元史史彥斌傳金鄉河溢害及魚臺
墓內之棺至漂流三百餘里其害甚劇

而元史五行河渠
二志俱不載何與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

遂成中流

元史五行志

是年八月黃河決山東大水

元史順帝本記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七月河決范陽縣漂民居

元史順帝

本記

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圮城牆

漂屋廬人溺死甚衆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秋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河

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

及濟寧皆被其害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

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水縣西黃水汎溢漂沒田禾

民居百有餘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餘里亦如之

元史五行

志

大河之流自漢至今遷移變易不可勝紀然孟津以

西則禹迹具存以海為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于海則澶淵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于海則曹單其必徑之地衝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衝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丘蘭陽之下此河變之托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鄆

謂濟寧東平

挾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

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里皆其縱橫糜爛之區矣 自陽武而入封丘河益東南流荊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邳合淮泗以入海者道為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濶而歸流宜深歸流即俗語所謂落槽也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迴注之意使不得旁洩河未必不可東也

後世遠隄之法即兩岸宜濶之意縷隄之法即歸流宜深之意滾水石壩

及格隄之法即斗門迴注之意雖然大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不

廢則大河不可得而東兩者不竝立矣此大河所以

屢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

顧一柔山
居贅論

行水金鑑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十八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四月丁巳王宣元末為司農掾
會黃河決省部募淮揚才能之士俾召集民丁疏濬之
宣挺身自薦元以為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賁楮至
揚州市竹筏募丁夫數月之間得丁夫三萬餘就令宣

統領治河數月工成

明太祖實錄

吳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有五萬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元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撫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擇地以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之溯流河上是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

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齋於奉天門夕坐道上有
儒臣待制李思迪者侍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北狩河
水變遷欲為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觀斯文意
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為之述元年夏四月敕
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瓜洲是時
春水方既潦水初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時有清和利征
且言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三日至淮陰舟師入淮是日
巽上風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

水分兩道清濁如介並流二十餘里方見混流東注既而越淮入河方覺水土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視其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水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潑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隄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文良久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一水周旋則

水底有聲啞啞鳴鳴又少時間水中一穴若數丈圍有
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渦是也其水為旋
轉急甚中有飛者上起去渦丈餘霏霏臨岸沸沸觸人
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
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
舟覆而楫摧或巨魚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
程若胎龍美之而出戲或蜿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
野成湖若蜒之以一蜒則瞬目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

急乘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
為民害者多矣朕親游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間
河狹水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坍使桑
田變遷水勢少慢亦宜其然歟此堅柔之所由孰謂有
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
難澄滔滔東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
清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
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為民祈福

焉今朕得觀斯水狹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不然斯水汙汙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為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既游今思復述以為說耳

明太

祖御製

黃河述

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

河防一覽

明太祖洪武八年春正月河決開封府大黃寺隄百餘

史詔河南參政安然集民夫三萬餘人塞之

明太祖實錄

是年大河南決挾潁入淮蔡河之下流亦漸絕

目遊四海

記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冬十月丙辰開封府蘭陽縣言河

決傷稼詔免其租十一月戊寅開封府封丘縣言河溢

傷稼命免今年田租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秋七月庚辰河南原武祥符中牟

諸縣河決為患有司以為言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

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隄勿重困吾民

明太祖
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二月壬子上以河南水災民饑命
駙馬都尉李祺往賑之敕諭祺曰河南奏黃河水決彌
漫數百里漂蕩民居百姓遷移不得寧處朕甚憫焉今
東作方興民飢窘不得耕作特命爾往賑之無使一夫
一婦不獲其所爾其欽哉祺承命而行復命賫敕諭布
政司及府州縣曰大河之水天泉也必有神以司之若
所在牧守得人政務修舉則其水蜿蜒東注無摧山裂

石之患而民安焉苟非其人則衝決城邑蕩析民居而
牧守亦與其禍此感應之必然也去歲河南來奏河水
漂沒數州田園一空桑麻盡為所傷良由牧守非人方
春東作將興民無衣食何以立命今特命駙馬都尉李
祺賫敕往所傷之處優給其民雖不足為厚恩亦庶以
少甦其困苦爾為牧守者宜加修省以惠養其民無違

朕命

明太祖
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六年三月庚午河決朝邑縣募民塞之

六月乙卯河溢滎澤陽武二縣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春正月乙巳彰德府奏臨漳縣河決宜於磁州築隄以障之詔從其請八月丙寅朔開封府河決東月隄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壬申河決杞縣入巴河命戶部遣官督所司塞之丙子上諭戶部曰比者河決開封屬邑漂沒民居淹浸田畝受害者必衆其有被水災者悉蠲其賦稅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九月丁亥詔修築漳河隄先是上

諭工部臣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患雖嘗修築隄防恐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司會議凡隄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預為修治至是有司以黃河沁河漳河衛河沙河所決隄岸丈尺之數具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兼築之

明太祖實錄

洪武二十年河決開封城自安遠門入淹沒官民廨

宇甚衆

河南通志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秋七月壬辰河南河決漂沒民

居命賑卹之被災之家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二凡鈔二萬五千二十錠開封府西華等縣雨河水暴溺沒民田

廬民多饑困上命賑之

明太祖實錄

是年詔築歸德州鳳池河防時河決鳳池漂沒夏邑永城諸縣有司不以聞民李從義詣闕奏訴從之

河南

通志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乙丑河南河水暴溢時開封府陳留睢州歸德夏邑寧陵被水惠民千三百七十

四戶詔遣官循例賑之未幾陳州項城縣亦奏河溢民被水患仍遣官往賑之

明太祖實錄

是年河決原武淤安山

明會典

是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

河防一覽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河決河南開封府之陽武縣浸淫及於陳州中牟原武封丘祥符蘭陽陳

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乞發軍民修築隄岸以防水患從之丙午以開封府祥符等縣河決詔免今年田租冬十月辛酉發河南開封等府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士修築陽武縣河防十一月甲辰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民詣闕言昔河決浸沒田土至今不可樹藝而徵稅如故上命免其賦凡萬一千二百

餘石絲五千四百餘斤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夏四月己亥罷開封府馮陵十

字河龍堂快活林傘兒三里萬龍及陳州東橋凡八牖

明太祖
實錄

是年河南藩臣請修宜陽河防先因洛河泛濫宜陽
田廬漂沒殆盡至是始聞於上令預治磚石俟農隙

時為之

河南
通志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春正月乙亥詔除黃河兩岸河泊
所魚課先是河決懷慶等府州縣民人貧困上聞之命
除懷慶而下至正陽河口黃河兩岸河泊所魚課仍聽

其民採魚以給食

明太祖實錄

是年秋八月河溢開封時城三面皆受水將浸及軍
儲倉巨盈庫詔令滎陽高阜處築倉庫以待之冬十
有一月蔡河南徙入陳州先是河決由府城北而東
行至是下流淤塞故又決而之南也

河南通志

李至剛洪武中為河南右參議河決汴隄至剛議借

王府積木作筏濟之建文中調湖廣左參議

明史

明太宗永樂元年八月丁巳修河南安陽縣河隄 壬

申工部言山東福山縣河決護城隄二百九十餘丈命
即修築 九月壬午工部言河南陳州西華縣沙河水
溢衝決隄堰以通黃河傷民禾稼乞量起民丁趁農隙
修築從之 十二月丁亥修山西夏縣古河決隄三十

餘里

明太宗
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年五月癸酉修河南府孟津縣河隄
九月己酉修河南武陟縣馬由隄岸 丁巳河南守臣
言開封府城為河水所壞命發軍民修築 十月丁丑

河南黃河水溢命河南都司布政司城池有衝決者即

修之

明太宗
實錄

明太宗永樂三年二月丁卯朔河南布政司言河決馬

村隄命本司官躬督民丁修治

明太宗
實錄

明太宗永樂四年八月癸巳修河南陽武縣黃河隄岸

及中牟縣汴河北隄

明太宗
實錄

明太宗永樂五年七月丁卯黃河泛溢河南傷瀕河苗

稼十一月癸丑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言河水泛溢沒

民田一百九十一頃有奇乞免今年稅糧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六年正月甲子河南武陟縣知縣屠任言縣東關至北賈村等處去年淫雨沁水衝決隄岸淹沒

田廬請用民力修築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正月己卯河南陳州衛言河水衝決城垣三百七十六丈護城隄岸二千餘丈請以軍民兼

修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八年八月庚申河南按察司僉事張翥等

言五月至八月霖雨黃河泛濫壞開封舊城民被患者
萬四千一百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上命戶部遣人
巡視安撫 十二月戊戌河南守臣言汴梁河決壞城
二百餘丈宜及時修理上諭工部臣曰汴梁城近黃河
不免衝決之患而此國家藩屏之地不可以緩且聞黃
河水增三尺其急遣人往視隄防

明太宗
實錄

明太宗永樂九年二月己酉河南武陟縣言去歲天雨
浸淫沁河南北九百餘步流潰成河淹土田廬舍請以

丁夫修築從之 三月壬午浚河南黃河故道蓋河水
累歲為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是河決壞民田廬益
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
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
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丁
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率運木夫同侍
郎金純相度開浚丁夫給糧賞且蠲戶內今年租稅仍
遣定國公徐景昌以太牢祠河神戶部侍郎古朴以太

牢祭河南境內山川時工部尚書宋禮督工開會通河
遂命禮兼董之 四月癸卯命戶部開河自効民丁一
體給糧賞免租稅初朝議開會通河及浚河南黃河命
戶部凡民丁皆給米鈔及蠲戶內是年租稅而山東河
南之人多有自願効力者上聞之遂有是命 六月丁
未敕諭尚書宋禮等曰曩命卿等浚黃河故道及築塞
河港以紓河南水患今久未見成績而河水泛溢日加
為民患苦卿等其協心併力無懈夙夜脫民墊溺用副

朕委任之意 七月己卯遣官視新開黃河隄岸舊為
水所溢者悉增築之 乙酉河南浚黃河故道訖工凡
役民丁十一萬四百有奇月餘而畢自是河循故道與
會通河合而河南之水患息矣

明太宗
實錄

張信祥符人舉建文二年鄉試第一永樂中歷工部
右侍郎河決開封遣信視之請疏魚王口至中灤故
道二十餘里繪圖以進詔如其議役十萬人浚之決
遂塞宣德中以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同知致仕

明史
索

明太宗永樂十年六月癸亥河南鄆陵臨漳二縣驟雨
河水壞隄岸沒田禾事聞皇太子遣人撫視 辛未初
河南陽武縣言河決中鹽隄二百二十餘丈漫流中年
祥符尉氏諸縣中鹽隄與原武縣大賔隄皆河流之衝
屢塞屢決上遣工部尚書藺芳按視至是芳言隄當急
流之衝夏秋之交雨水泛漲往往決阨請以新開河岸
捲土為埽樹椿捍禦之庶不至重為民害從之 九月
丙申工部主事藺芳言天下之水唯河為大故水患唯

河為甚今於中樂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橫木貫於椿表牽築隄上則水可以殺隄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如先臣所言乞令河南近河府衛徵軍民於農隙採木春和修砌從之十二月戊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等劾奏河南三司官坐視河決為患不奏幸蒙恩宥

令躬督修治又轉委僚屬而不親行以致軍民勞而無功上曰下不卹民患上不奉君命其治之如法

明太宗實錄

按芳策與張信同用木圉則王延世竹落遺法也延世以此成功芳襲之而仍效允矣古人之成法不可

不知也

河志

明太宗永樂十一年三月己丑巡按河南御史李琳言軍夫修築河岸者今河水日長難於用力況東作正興請暫停止俟秋收水落用工皇太子從之六月癸亥

修朝州衛城以河水衝決故也 八月庚午河南遂平

縣言河決隄岸漂沒民居四百二十餘所壞田稼六十

頃有奇皇太子遣官撫視修築 十月戊寅修河南滎

澤縣大賓河隄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二年八月辛亥黃河溢壞河南土城二

百餘丈事聞命工部遣官修築 九月丁亥修河南武

陟縣郭村馬曲等河土隄凡五百六丈 閏九月丁巳

徙陳州宛丘驛及遞運所於沙河北岸初置於州城之

北比年黃河淤塞故徙之 甲子修河南開封府土城

隄岸百六十餘丈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三年六月甲申山西布政司言遼州淫雨河水暴溢壞民田三十餘頃命戶部除其租 是月

北京河南山東淫雨河水泛溢壞廬舍沒田稼而東昌府臨清縣尤甚民被害者九萬九千二百戶有奇命戶部遣官賑卹 九月丙申修河間府興濟縣水決隄岸

十二月丙子山東館陶縣北京南樂縣民自陳今夏

河水泛溢淹沒禾稼秋收不足以輸稅乞折鈔帛從之

明太宗

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四年七月壬寅河南開封府等十四州

縣淫雨黃河決隄岸沒民居田稼

明太宗實錄

是年河決開封經懷遠縣由渦河入於淮

淮安府志

明太宗永樂十六年七月乙丑大名府魏縣言河決隄

岸命修築之十月甲申行在工部言河南黃河溢決

埽座四十餘丈命遣官修築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年十月壬寅工部言河南開封府仁和門外土城隄舊離黃河五里餘河自邊村經獨樂岡南入淮北河決而西蕩齧城隄雖屢修築旋復衝決宜浚故道以弭其患從之

明太宗
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一年五月癸未戶部尚書郭資言河南開封府歸德睢州祥符陽武中牟寧陵項城永城滎澤太康西華蘭陽原武封丘通許陳留洧川杞縣及南陽府內鄉衛輝府新鄉獲嘉汲淇輝縣并鳳陽府宿州

去年夏秋淫雨黃河泛溢并傷田稼命遣人按視蠲其

租稅

明太宗實錄

王林永樂中知青縣以河決禾稼盡沒痛不能救投水而死屍漂入縣南甬路官民憐之遂於隄上置祠

祀焉名曰神隄

畿輔通志

明太宗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

仁宗已登極矣

以河南黃河

泛溢祥符陳留鄆陵太康陽武原武諸縣多傷禾稼敕免今年稅糧馬草仍命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彰都指揮

同知李信往鎮撫軍民上諭彰曰卿任朝廷耳目之寄
且河南鄉邦下情鬱不上達久矣凡有可以利安軍民
者悉具奏來各府州縣亦須周歷咨訪庶幾可以得民
之情 十月辛卯漳河水溢廣宗縣傷民田稼百餘頃
有司以聞命戶部遣人賑卹 十一月庚子敕河南布
政司今永城縣奏去年七月黃河泛溢傷稼其被傷去

處去年稅糧馬草悉與蠲免

明仁宗實錄 薈叢云河南通志載永樂九年秋八

月庚戌尚書宋禮治河新港成河復故道禮還京皇
太子遣人勞視自是無水災者三十餘年噫何記載

之失實也宋尚書功在運河至今猶烈而黃河之遷變無常公雖能治水亦焉得保三十餘年之無事耶予聞實錄自九年河復故道之後十年鄆陵臨漳二縣壞隄岸矣十一年朝州衛城被衝決矣遂平滎澤皆河決隄岸矣十二年壞河南開封土城矣武陟修隄陳州徙宛丘駟及通運所矣十三年河南河水汎溢壞廬舍沒田稼矣十四年開封等府十四州縣黃河決隄岸矣十六年工部言河南黃河溢決埽座四十餘丈矣二十年二十一年河決而西屢修築旋復衝決開封南陽等府浸淫至二十四州縣矣又宣德元年河南布政司奏黃汝二河溢開封南陽等府十餘州縣矣宣德三年開封府鄭州祥符等十縣河水泛溢矣宣德五年南陽府奏衝決河岸漂流人畜矣宣德七年九年河南開封懷慶二府皆以黃沁二河為患詔免錢糧在在興築矣自永樂九年至宣德十年水患如此即正統元年以至十三四年黃河無歲

不決直決至張秋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為黃河
之一大變實錄歷歷言之可考而知也通志乃云三
十餘年無水災何記載若是之失實耶毛西河先生
嘗有言曰天下不可信者三一道經紀黃帝君臣一
始布子家談人相有休咎一天下志書所載山川疆域
人物災祥斯三者皆不可信而志書為尤甚斯言豈欺
我哉以故孟子曰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

明宣宗宣德元年七月己未河南布政司奏六月至七
月連雨不止黃汝二河溢開封府之鄭州及陽武中牟
祥符蘭陽滎澤陳留封丘鄆陵原武九縣南陽府之汝
州河南府之嵩縣多漂流廬舍淹沒田稼十一月庚

戍寧夏總兵官寧陽侯陳懋奏靈州千戶所城垣舊距黃河三里今河水衝激切近城下恐致崩陷難於守禦城東有地高爽寬平請徙城於彼上命行在工部遣官

覆視果當徙俟來春用工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二年七月乙卯直隸河間府獻縣真定府晉州饒陽縣奏河水衝決宮儉口及窰隄口黃潦漫流田禾淹沒上命行在工部遣人巡視凡水勢衝決之處隄堰當增修者即發民興工八月甲子直隸徐州保

定府深澤博野束鹿蠡縣河間府河間縣各奏七月積

雨連旬河水泛溢衝決隄岸淹沒禾稼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三年二月甲子徙置靈州千戶所於城東
先是寧夏總兵官寧陽侯陳懋奏河衝決至城下請徙
於城東命俟來春用工至是城成遂徙之 閏四月庚
子復傳啟讓河南按察司僉事陞正品祿啟讓九年考
最河南民二百餘人言啟讓公直勤慎有守有為開封
城東河水為患啟讓躬率民築隄百五十餘丈捍禦田

得耕種民免流移又開歸德州鳳池口以泄河流民受其利乞賜本官復任上諭行在吏部臣曰僉事可謂能興利除患其民愛之當從所欲令赴任而加其祿 六月庚寅上諭行在工部臣曰緣河隄岸每歲多是預防今年雨多潦水泛溢必傷田禾宜遣官督軍衛有司巡視稍有潰決即用修築其他卑薄之處亦令增高培厚庶不為患 九月丙子河南開封府之鄭州祥符陳留滎陽滎澤鄆陵杞中牟洧川等十縣河水泛溢上命戶

部遣人覆視免其租

明宣宗
實錄

明宣宗宣德五年十月癸巳河南南陽府奏七月初旬驟雨連日山水泛漲衝決河岸漂流人畜廬舍淹沒農田粟穀豆皆已無收命行在戶部優卹 乙未直隸廣平府成安縣及大名府內黃縣奏六七月大雨連綿河水漲溢淹沒官民田地苗稼無收上命行在戶部蠲其

田稅

明宣宗
實錄

趙泰永樂癸卯舉人為常州同知開孟瀆得勝二河

作魏村閘會河決東昌特陞公都水郎中往塞河既興功時尚書周公為侍郎巡撫南畿總蘇松諸郡糧賦薦公協同都運詔從之

王英撰趙君墓志
公巡撫南畿在宣德五年

後之

明宣宗宣德七年六月乙卯巡撫侍郎于謙奏開封祥符中牟尉氏扶溝太康通許陽武夏邑八縣去年七月黃河泛溢衝決隄岸淹沒官民田五千二百二十五頃六十五畝該納秋糧五萬六千八十餘石馬草七萬六

千五百餘束乞為除豁從之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八年閏八月癸丑大名府魏縣廣平府廣

平縣各奏今年七月苦雨河水漲溢淹沒田稼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九年正月癸卯河南新鄉縣知縣許宣言

比年沁河水漲衝決馬曲灣湍勢湧急經獲嘉縣至新

鄉水深成河環繞城垣城北又匯為潭其患滋甚已築

隄百餘丈防之終莫能禦蓋修築馬曲灣隄岸不固所

致乞令懷慶府縣督工堅築俾水復沁河則水患可息

上命行在工部遣人視其地勢及議計用工難易以時

興役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十年七月戊戌

英宗已即位矣

直隸河間淮安等

府各奏去歲天雨連綿河水泛溢所屬州縣田苗淹沒

無收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除其租稅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秋七月河南開封府奏淫雨連綿河

隄衝決災傷害稼

明英宗實錄

鄭辰南京工部右侍郎正統元年命辰賑南畿河南

饑時河隄決即命辰伺便修塞或議自大名開渠引諸水通衛河利灌輸辰言勞民不便事遂寢遷兵部

左侍郎

明史
橐

明英宗正統二年四月壬午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謙奏開封彰德河南懷慶衛輝五府所屬州縣自去年閏六月以來天雨連綿河水衝溢淹沒田土其被災地畝糧芻乞為除免從之六月庚辰命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諒等賑濟饑民時直隸鳳陽淮

安揚州諸府徐和滁諸州河南開封府各奏自四月至五月陰雨連綿河淮泛漲民居禾稼多致漂沒人不聊生勢將流徙上命諒及工部侍郎鄭辰往視之諒陛辭諭之曰民困已甚卿等速往發廩濟之撫卹得宜毋令失所河隄衝決相機築塞毋興大役重困吾民八月戊寅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薛希璉奏近因天雨連綿河水泛漲開封府所屬祥符等縣民居學舍田禾頭畜多被淹沒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仍戒三司官善加撫

諭其一應買辦并未納錢糧勾軍等項悉暫停止 九
月己酉河南開封府陽武原武滎澤三縣秋雨漲漫決
隄岸三十餘處有司請發民二萬軍一千餘協力修築
從之 十月己未濮州范縣奏八月黃河溢決民居牲
畜禾稼皆被漂沒上命該部勘實從宜修築優卹 十
一月乙巳河南左參議吳傑奏所轄各府州縣今年春
旱傷麥五月淫雨河溢田禾盡損民饑特甚乞將原定
本布政司起運并兌軍糧米二十九萬八千五百石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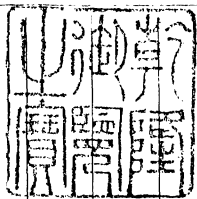
留以補賑濟上從其言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三年七月癸卯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謙奏開封府陽武縣黃河決懷慶府武陟縣沁河決直隸廣平順德二府亦奏漳河決俱傷禾稼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謙又奏請修築沁河以便民耕種從之八月乙丑直隸淮安府邳州河決田禾稼損山東魚臺望鄉嘉祥尤甚巡撫右侍郎曹弘以聞詔令隨宜修築戊辰山東兗州萊州二府所屬州縣各奏

陰雨連綿河水泛漲淹沒禾苗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
視以聞 九月癸未山東濟寧州東平州直隸徐州屬
縣各奏七月中驟雨河溢軍民廬舍俱被傾蕩田畝禾
稼淹沒無遺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

明英宗
實錄



行水金鑑卷十八